

6月26日,“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展出的500件出水文物中包括“永昌大元帅”金印、五十两金锭、一百两银锭等三件与张献忠“江口沉银”密切相关的国家一级文物。发生于四百年前的“张献忠江口沉银”故事,又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据成都称大西皇帝的张献忠,一生留下了许多奇闻逸事,比如焚烧皇陵,屠蜀入川等,但是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四百年前那宗“江口沉银”谜案。



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铸造于1643年,是遗址发现的核心文物。

为不满,部将刘进忠效仿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引清兵入四川。张献忠一看,顿觉大事不妙,他决定放弃成都,重新当流寇,带着这些年所抢的金银财宝向川南逃去。

守护川南的是前明的参将杨展,得知张献忠乘船南下的消息,决定在成都南大门彭山与张献忠决一死战。此时,大风突起,大西军的战船竟然不能前行,杨展见状,决定效仿赤壁故事,连忙命令载有火器的小船顺风点火,前后相连的大西军战船顿时燃起了熊熊大火,数千箱金银珠宝也随之沉入岷江之火。

对于“江口沉银”,学界还有另一种说法,说张献忠战败退回成都后,令部下截断锦江,抽干江水后挖了数个巨坑,将剩余的金银倾倒其中,又重新决堤放水,将财宝淹没在滚滚江涛之下,以备将来东山再起时取用。

## 四百多年间,打捞狂潮

“两河江流入岷江,苍茫中银鳞翻腾”,地处岷江岸边的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汉代崖墓博物馆的门联一语成真。“江口沉银”遗址地处彭山区江口镇岷江段“老虎滩”,此处正是岷江主河道和流经成都市区的府河交汇点,由于上游修建了水库,河水已不见当年的翻腾,河中浅滩时有显露。岷江边上的汉代崖墓博物馆开门正对的便是“老虎滩”。

自从“江口沉银”发生后,从清朝到民国,从朝廷到地方,从官员到军阀,也包括普通百姓在内,对这笔神秘失踪的宝藏津津乐道乃至垂涎已久的大有人在。

据说,最早发掘这批宝藏的不是别人,正是击败张献忠的杨展。

杨展刚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沉船中藏有宝物,后来一个渔民在昔日战场水底下无意中捞到一两件宝物,杨展遂派人打捞,据说获取了数万两金银。

此后,随着沉银传说的四处传播,前来寻宝的人络绎不绝。

《彭山县志》中记载说,乾隆五十九年(1794)冬,某捕鱼人在锦江中打捞起一把刀鞘,四川总督孙士毅得知后,立刻派人赶赴江口,打捞出上万两白银及大量珠宝玉器。

咸丰年间,太平军席卷长江南北,清廷赋所寄骤然丧失。为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翰林院编修陈泰初提议寻找这笔财宝,并说亲眼看到彭山,眉山等地的老百姓曾捞到过遗弃的银子。正为银子而发愁的咸丰皇帝也是病急乱投医,命人下水打捞,最终却是一无所获。

从20世纪20年代起,陆续有重要文物在江口岷江河道内被发现。2014年,江口古战场遗址发生特大盗掘案,眉山市公安机关历时两年,追缴各类文物千余件,这是2016年度破获的全国最大文物盗掘倒卖案。为保护水下文物,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在2017年和2018年对江口古战场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

此次所展出的文物,就是来源于这两次发掘。铸造于1643年的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是江口古战场遗址发现的核心文物。天启元年长沙府“岁供黄金”五十两金锭,是上供藩王府的岁供黄金,为已知明代金锭中的最大锭型,存世稀少。万历二十七年武冈州“都水司存银”一百两银锭,为明代武冈州征收供工部都水司使用的税银,明代存世银锭多为五十两形制,一百两官银极为罕见。

余秀华又一次来到了北京,带着首部散文集《无端欢喜》与读者见面。

“没有一个人的高傲比得过一棵玉米的高傲,没有一个人的从容能有一棵庄稼的从容。”文字风格依旧能看出属于她的骄傲。在接受媒体采访的“规定动作”中,率真的她金句频出:“这3年我最大的变化就是越变越老”“标签就是一张纸,它迟早会掉的”“我特别反感一年出几本书的作者,我觉得他们不仅在消耗自己,也在消耗社会资源……”

余秀华因《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一夜爆红,但翻看余秀华这三年的“行程单”,你会发现她并没有成为人们起初担心的昙花一现式的“网红”:她相继出版了3本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摇摇晃晃的人间》《我们爱过又忘记》,总销量达40余万册;频频出席各种活动和节目,其个人经历还被拍成了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并摘下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长片竞赛评委会特别奖。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余秀华经历了周遭世界的改变。“2015年的时候,我有钱了,也不是很有钱,我的钱可以给他买个房子,我就给他买了个房子,这婚就离了,就是这么简单。”在央视《朗读者》节目上,余秀华这样说,离婚也成了她口中“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选择”。后来,她视为“天”的母亲罹患癌症离世;随着农村建设,居住了一辈子的横店村也被新的楼房取代,在她的微博视频中,可以看到父亲养的鲜花在柏油路边摇曳。此外,她与老诗人食指争论也引起了不小的关注,一来一往之间能见识到余秀华的自嘲与反击能力。

有媒体评价说,诗歌在余秀华生命的角色定位正在发生变化:从前诗歌是拐杖,如今诗歌是杠杆。如何看待诗歌带来的利益与代价?对此余秀华认为,附加的那些东西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些标签早晚会被时间剥蚀的。“无所谓,损害就损害吧。我甚至觉得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我对我的诗歌还是有些自信的,它没有那么差。大家首先对我这个人产生兴趣,不管它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哪怕是猎奇的心理,最终大家还是要看你的文本,如果这个文本不那么差劲,它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在被问到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出一本书时,余秀华说自己是“刻意保持慢的速度”。“我特别反感一年出几本书的作者,我觉得他们不仅在消耗自己,也在消耗社会资源,更重要的是在浪费纸张。我非常喜欢的诗人说过一句话,他说著作等身的人是很可耻的,我为了慢一点做可耻的人,所以把这个书推迟两年才出版。”在提到自己出名后挣多少钱的问题时,余秀华承认,“的确是挣了一些,钱”。但她同时坦言,“不过钱真不多,这让我觉得很羞愧”。

“写诗是激情,写散文是思考。”余秀华也在抱怨命运不公,抱怨自己“不停地遇到这些或那些破事,真是烦死了”。

日常琐事,生存的艰辛,人生的痛苦和焦虑……这些可能都是余秀华要面对的“破事”。每次外出,余秀华都是独自一人,常常因为腿脚不便和身体虚弱而摔倒。“在北京南站,上台阶上到一半摔倒了,旁边有一些人看着我,但是没有一个人拉我一下,我挣扎了几下,没有力气爬起来,索性坐在地上歇一会儿……我在人来人往的台阶上坐着,也在陌生的好奇的冷漠的目光里坐着。如果这个时候感觉不到孤独那肯定是骗人。”

写作似乎成了让她的灵魂挣脱躯壳的一种方式,使她能在精神上满足自己。“这时候,如果想在这样的美好上锦上添花,就是沏一杯热茶,打开电脑,打开一个崭新的文档,让文字一个接一个地蹦上去。当然,这些文字的排列顺序不一定让人满意,可是白纸黑字看着总让人愉快。”

回想2015年,正是余秀华爆红的时间。那时的她每个月至少出门两次,有时候在外面待半个月。“诗歌带着我天南地北地跑,我没有想到它有这么大的力量。然而无法否认:它的力量超过了我的想象。诗歌在这里体现着它的价值:它被人认可,被人接纳了。许多原来不读诗歌的人开始读诗歌了,到现在,我终于肯定了一点自己的价值:我把诗歌带出了家门!所以,对我毁誉参半的评价,我就觉得无所谓了。”

今年,除了一本散文集,余秀华还曾在《收获》杂志上发表过自传体小说,创作领域甚至“伸长”到了科幻题材,这是否意味着今后诗歌的创作比重会减少呢?余秀华直截了当地回答:对未来没有计划!她说自己“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从小到大都没有。写诗没有目的,只是喜欢”。

这份喜欢,真是难得。

(文字整理 徐静)

## 人物志

# 余秀华:我把诗歌带出了家门



## 【短史记】

# 张献忠『江口沉银』首揭神秘面纱

□ 本报记者 朱文龙

## 小捕快起兵,做了皇帝

“江口沉银”之事,要从张献忠本人说起。

张献忠,陕西定边人,是李自成的老乡。他出生在万历年间,从小就桀骜不驯,长大之后,他在延安府谋了一个捕快的差事。

此时的陕西,并不平静。自天启末年起,北方发生严重旱灾,陕西更是灾荒不断,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饥民暴动。崇祯皇帝即位之后,动乱愈演愈烈,张献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加入了农民起义军的队伍。

张献忠先是投靠王嘉胤、王自用,两人战死后,又投奔了“闯王”高迎祥,他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等地,队伍由几千人发展到数万人,成了与李自成并驾齐驱的强大队伍。在高迎祥被朝廷处死之后,张献忠自称“八大王”,率领农民军进攻长江流域,纵横数千里,时战时降。明军深陷两线作战的泥潭,对张献忠的追捕渐渐力不从心,放任其渐渐做大。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李自成趁着明军全力在东北与清兵鏖战之际,率兵进军北京,明朝江山岌岌可危,张献忠自思不能与李争锋,又不肯屈居李下,于是率部进军四川,意图据蜀自立。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在李自成覆灭明政权、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之际,张献忠在四川展开了疯狂进攻,相继攻占了重庆、成都,进而拿下了东西两川。之后,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

不过,张献忠实在没有治国的才能,他处理政事,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抢”,不管你是地主还是佃农,只要有东西被张献忠看上了,他就要抢过来,实在抢不过来就杀。一时间,四川处处都是老百姓的啼哭哀嚎声。

张献忠非常喜欢杀人,后来在被清军团团围困后,这种残暴性达到了顶点,不管老幼,见人就杀。在清军占领四川后,号称“天府之国”的蜀地,几无人烟,顺治皇帝不得不下令将两湖、两广等地的一部分居民迁到四川补充人口,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

## 遭清军重创,沉银江口

在进入四川之前,张献忠在陕西、河南、河北、湖北等地作战的时候,就搜刮了许多民脂民膏,所获得的财宝不可计量。

张献忠有个规矩,凡是部将抢得的财宝都要交给他本人。如果被查出藏金银一两,斩全家,藏十两,本人剥皮,斩全家。

据说,张献忠曾在成都举办斗宝大会,整整24间房屋内,摆满了奇珍异宝、金锭银锭,令人目不暇接,瞠目结舌。

据清朝士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记载,张献忠攻陷武昌后,将明朝楚王塞进竹轿,抛入湖中溺死,自己则“尽取王宫中金银上百万,载车数百辆”。《蜀龟鉴》也记载说,张献忠入川后,从各州郡富商大贾处掠取钱财,少则数千两黄金,多则上万,敲剥剝括,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据说,流民队伍恶名传播之广,令川民惶惶不可终日,“每夜呼曰:闯至矣!明日又呼曰:献至矣!”

顺治三年(1646年),清廷命令皇太极的长子、靖远大将军豪格率兵西征,豪格先灭了李自成的残部,占领了陕西,接着挥军南下,直取四川。

此时,张献忠的部下早已对其所作所